

访碑问古还是旅游噱头

——书法游学现象观察

■ 本报记者 闫敏

文化和旅游是这个春天人们热议的话题，“诗”与“远方”或者说文艺与远方都能给人以无限启迪。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春暖花开，也正是一年中的游学季，各类高校书法学科及社会书法团体以游学的名义，踏青寻古，渐成常态。和画家的写生游历不同，对于习书者特别是书法专业创作者而言，游学游的是什么？在今天有无实质性必要？确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游学访碑由来已久

关于访碑游学的事情，唐代书家欧阳询是最“出名”的一位——据载，“欧阳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除了欧阳询，早在魏晋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中也有类似记载：“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此外，还有王羲之去北方观碑云云。

相对于历史典故而言，近现代对这种游学观碑的记载相对确凿。“清代及民国时期，学者极其重视对碑石摩崖墓志的实地考察，如清代孙星衍写过《寰宇访碑记》，赵之谦又有《补寰宇访碑录》，于右任、康有为更是研究留恋于碑版间。从民国至当代，中间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沉潜期。早年间西北大学杨春林教授就倡导访碑游学，寻求真实碑刻摩崖与课题临习拓片的区别及碑文墓志的历史及现状。而近几年更是兴起访碑游学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倪文东回顾说。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博士方建勋谈道：“中国书法审美的核心追求，是天然趣与自然，二者是内在生命切实的体验。要感悟并践行之，只顾着埋头书斋远远不够，游学尤为必要，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子的学习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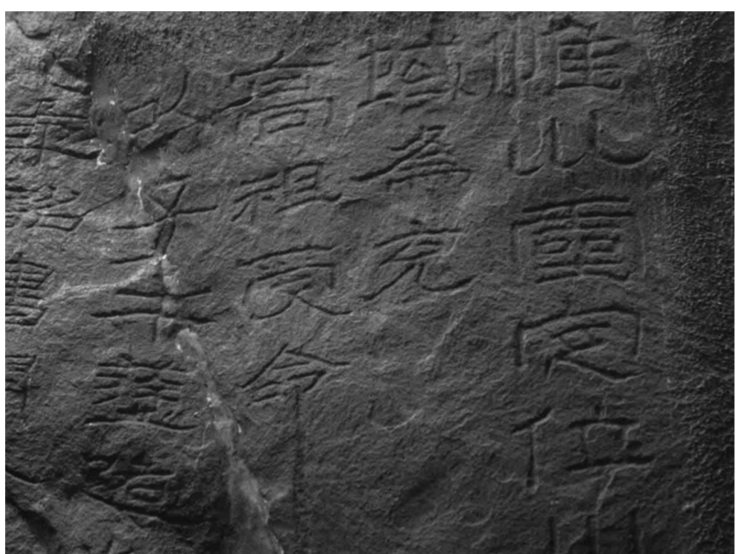
画家写生创作去田野山川早已“见怪不怪”，每年的黄山、湘西、九寨沟……都有大批画家去写生采风。可是，书法去访碑游学，考察什么呢？我们去西安碑林看到《集王圣教序》碑刻，恍然发现，原来每个字只如枣核那么大，可是我们在曾经的学习过程中，会被一些印拓的碑帖指导着放大写，当然放大写有放大写训练的用处，但看到原碑之后的临帖感受已然完全不同。再比如《颜家庙碑》是四面刻石且保存完好，立体的观碑体验和平面剪裁装帧的碑帖区别也很大。再像《九成宫醴泉铭》本是常识性书法名帖，如果想当然会认为该文物在西安碑林，而实际原碑在陕西麟游县九成宫——西安碑林陈列的反而是复制品，且是横着翻刻的。再如，观药王山造像，书法课临摹的造像文字刻在什么位置、古代碑刻的形制，也是书法学科的背景知识，都对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起到形象补充作用。”倪文东举例说。

问碑览胜何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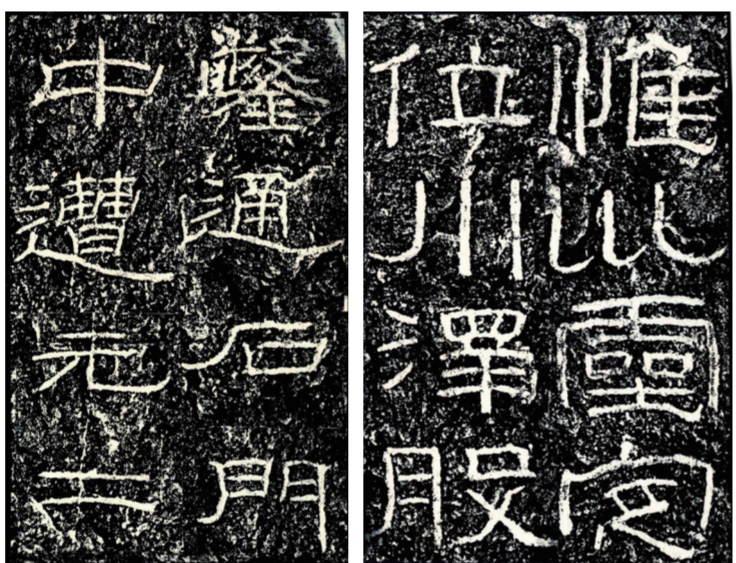
西北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副院长



陕西褒城褒斜道南端石门颂门庭道与仿古栈道



《石门颂》原石(局部)



《石门颂》拓片(局部)

李逸峰在介绍该校师生游学访碑的路线时说：“西北师大书法专业每年四月初常常选择两条路线：北线走山东—河南—陕西，主要经过泰安、曲阜、洛阳、西安、宝鸡等历史文化名城。登泰山，游三孔，参观龙门石窟，考察西安碑林。南线走南京、苏州、杭州、绍兴、上海、西安、宝鸡，游历江南。同时，很多高校也愿意来西北，到敦煌重走丝绸之路。”

由此，访碑游学似乎有这样一条必经之路，除了西安碑林、山东曲阜和陕西汉中王山，还可以去甘肃天水观“西狭”“石门”，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看

青铜、去陕西看“李思训”、去洛阳龙门石窟看造像刻石、去安阳的文字博物馆看甲骨文、去河南博物院看“袁安”“袁广”、去新安县铁门镇观唐代墓志；再到山东泰山读《纪泰山铭》、岱庙的学“张迁”、去曲阜寻“史晨”“礼器”“张猛龙”，还有邹城的摩崖石刻……

当然，问碑览胜也并非无标准路线，方建勋说：“如果从书法学科的课程安排角度来说，书法游学的重点可以放在历史重要作品所产生之地。但广义上的书法游学，自然物象与人文景观均可游，在游中既有知识层面的收获，

更对人文历史与天地自然的涵养于胸，个人的生命得到充实，这是从‘根’上滋养书法的笔墨。在我看来，未必有必经之地，与书法关联近一点的，远一点的，均可。”

走马观花难有收获

古代交通不发达，导致古人对交游的郑重性极端看重，不像今天坐地日行数千里，且网络搜索、直播等信息铺天盖地。游学如果前期功课准备不足，也只能走马观花，难有收获。所以，“书法游学应该是真才实学之旅，缺乏这个前提，任何巧立名目的书法游学都不可能名副其实。慢生活，慢节奏的古代观察事物的细腻程度是今人无法想象的，况且古人幸运在经常能够自己推拓所访之碑石摩崖，‘抚碑涕泗’，今天的野外碑石摩崖，稍有点名气的都被保护起来了，轮不到书法游学之子‘贴身’琢磨，也极少听说哪个书法游学学会徘徊终日对着一块碑石的一个局部着迷。”《美术报》记者蔡树农说。

那么，如何甄选与辨别碑石刻之可学与否？刚刚从北京宣武门法源寺访碑回来的《中国书法》编辑胡鹏在他的访碑随想中这样写道：“访碑对书法艺术而言，自然有优劣之分。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并非侧重于优劣，更多的是在于取舍，这和对个人的认识以及审美观念有关系。法源寺中碑刻，优劣各异，唐碑较近人之字古朴，近人之字亦不乏精思巧妙者。书法学习到一定的程度，除了手上功夫的练习以外，更多的是去思考与探讨，不是去分别某家与某家、某碑与某碑的水平高低问题，而是如何从中发掘为我所用者，或者是能否为我所用。”

有人访碑注重搜罗学习，取法众长，有人则只在把自我放逐与碑崖古刹，寻一份“游好之心”。常常流连于山川的书家樊友华更注重游学胜记而凝结于心的金石气息与山川气魄，他说：“古人访碑，其意在研究金石，得新材料，以神阅经史，荒村野落，披荆斩棘，住得干载以上之弃石，至于篆隶书法，不过抄写碑文之余，偶然留心。有好书者，癖之数十年，如邓颖白专学碑版篆隶，遂开有清二百年新风，继踵者代不乏人。今之访碑者，多访名碑，其意在学书，学书之法，首重墨迹，其次碑石，其次佳拓，若亲抚原石，想见挥运，自能有得，碑铭制度，亦皆瞭然。近年新见汉刻，皆考古家所得，考古家意在文字，书家专心书艺，清人则兼之，故其篆隶能得金石气。金石气者，文主其心，非徒摹学石刻斑驳也。”

“我清明节往法源寺访碑，全然以游好之心而往，寻访古寺、古碑并非是为了去考证什么，而是喜欢古寺的环境，古碑上文字，总会多看一眼，漫无目的但很享受。这种形式是对古老文化的一种直观体会，应该说和欣赏古籍有相似性，会去感受刻画的感觉，也包括刻画的凌厉、婉转与石头的剥蚀等。对于访碑游学出于何种认识和目的，全在自己。”胡鹏说。

以撒信手

一枝桃花

■ 朱以撒

陈寅恪曾经和女儿讲过一件旧事：1896年春天，他和四个小孩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的花园里照相，他站在最右边，正好在一株桃树旁，为了日后好辨识，在拍照时，他伸手握住了一枝桃花，作为标记。

这一年，陈寅恪六岁。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握住一枝桃花。看起来简单不过，但这个动作背后有这样的心思，就显得不这么简单了。

只要有一点点差异，就可以和别人区别开来——在日常生活上，即便是双胞胎、三胞胎也如此，起始非常相似，为了表现出公平，父母总是给几个孩子买同一色调的衣裳，理同一款式的发型，使人难辨伯仲。及至长大，各自往自己的方向走，性情渐不同，脾气见急缓，动作有大小——不同之处越发明显了，此时再也不会把他们混淆，除非眼神不济者。人如此，于艺术上的追求亦如此，向往与人不同，以此为目标，扶微搜妙，不俯首绳束。春鸟秋虫自作声，鸟虫如

此，何况人乎。书法几千年发展，个性书家辈出，许多风格都已具备。历代的个性书家，各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可谓云兴霞蔚异彩纷呈，所谓苏体、赵体，就是个人特色有别于其他，无可替代。这也使后人建立自己的风格有夹岸高山的逼迫，难度生矣。倘若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那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每个时代还是有脱颖者，非颠覆性的，而是在某个方面有所异。或在用笔、结体、章法上，或在气息、神采、风骨上，这些方面的差别，哪怕是一点点，也是一个人笔下的创造，是个人的宝贵财富，欣赏者可以通过作品看到他内心的努力。宋人陈善谈到王安石、苏东坡、程颐为文，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门户，不相蹈袭”，可见各取一个方向，各行其是。譬如张瑞图在用笔上最与人异，笔笔侧锋，以显示笔调之奇峭突；王铎在墨法上肆其充沛，滋润晕化；黄道周则在章法上侧倒斜行，如危石重叠。每个人都

会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对空间的感觉不同，对于运用点线来划分空间的疏密、松紧也会有诸多差异。只是这些感觉如果过于细小，个人特色还是显示不出来。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大者取大，小者取小，有的存在，有的则消失了。

从艺者思与他人异，大者思成佛作祖宗师一代，小者思小有变数自成一体。有的早慧，有的晚成，更多的是兀兀穷年，每日张古人碑帖凝视摹写，时日过往笔下也若八面观音色相俱足，就是少个人意气。每个人都在把笔不辍，但终了是不可期待的。湖海半生成空论，这种失望也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老去情怀期有所得却每每变数。通常认为一个人有较长的生命历程陶淬，就会更为从容，倘年寿短暂，他笔下的磨炼也必然要打折扣。譬如王完，如有文微明之长寿，笔下功夫就会多些凝重老道，不会是人生前之品质之滋味。这也说明个人心思再大，在生命里程中也是有所局限的——时空的限制，个人才华的

限制、视野的限制，同时还有一些隐显未定的因素，或给予推进，或给予阻遏，都未可知。作为古文人，书写为寻常事，自然而然，尽其功夫，不因雕虫小技而懈怠经营。今人书写多在意于目的，用力用意，书以竟胜，便更多有意为之。时代使然，古今过程多有差异，但结局都是一样的，少数人的笔迹有了辨识度，多数人则每每相似。

现在要从照片中解读陈寅恪身边的兄弟是何人，还是要费点力查史料。如果不是有心人，谁也没这个闲工夫。人的艺术生活多半是如此——一个时代，几个人有个性之盛名，余下默默无闻，即便后世有人提及也大多茫然。艺术的规律就是如此——极少数的人留在史册上，更多的人如一枚落叶，一缕飞絮，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过境迁，再找不到了他。但是寂寂无名的过程中，于笔墨畦径间感受大美好，获得大自在，不惊宠辱，一以贯之，也算得上岁月静好了。（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艺苑卮言



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现场

雅集不必附庸风雅

■ 默慈

兰亭是书法人心中的圣地。三月初三，不到现场的书法家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敬慕修穆之情。而到兰亭的获奖书家，似乎因为能cosplay一把1600多年的“曲水流觞”，而更有某种认可意义。

4月18日，农历戊戌上巳节，第三十四届兰亭书法节暨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活动、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在绍兴兰亭书法博物馆举行，《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集》也同步发行。兰亭书法节，即使是没有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盛典，也会年年举办。而每年对绍兴兰亭的那场欢醉，都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觉得穿上仿古服装，有着附庸风雅的俗韵之意。去现场若被“伺候”着穿上古代的衣服“列坐其次”，更像是一种荣誉象征，因为那是策划者带给获奖书家的专利。但与此同时，是否也有一定数量的书家并不想被打扮成“大肚便便的王员外”或者“地主家的傻儿子”？又或许是被活动仪式所捆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未可知。

当然，对前代文人雅士服饰的追慕自古也是一种情结：像宋徽宗赵佶在《听琴图》中穿着打扮成素衣雅士；北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也是位喜欢穿唐朝服饰“猿猴癖”的主儿；清代八大常常给自己裹件明代斜襟的米袍，“盖印皇帝”乾隆也效仿名士穿着让画师画了很多画像……再比如当下的汉服热、唐装风、秦晋三五成群也是吸睛。古人当时穿上不合时流衣冠的样子我们已不可知，只不过，过去的事，常常隔着时间的美颜作用而被粉饰，但有一句也是真理：原本美的，如何怎么打扮也是美矣。

其实，对于任何有书法情结的人而言，似乎都幻想过穿越时光，成为当年王羲之请来的那42人当中的一位，或者说是作诗写辞最风流的那一个。只不过，穿上古代衣服，剪着寸头或者秃顶，或者戴着眼镜，似乎反而不伦不类，也被不少人吐槽风雅有伤……

另外，我们不禁反问任何一种纪念活动的举办是祭古还是记今？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在暴露人类担忧被遗忘的本性——特别是对场面上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要用更多的形式来折腾、来露脸、来亮相。当然，即使是我们追慕的王羲之也不例外——故事要追溯到1666年前，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在做兰亭雅集的时候，内心与当时的大富豪

石崇的那场暗自模仿：

话说，公元296年（西晋元康六年），西晋被巨富掩盖住大文豪身份的石崇在自己的豪华别墅洛阳金谷园举行盛宴，邀集当朝的达官政要、名人雅士30人。他们以文酒之会，吟诗作赋，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文人聚会“金谷宴集”。30位名士留下了一本诗集，名曰《金谷诗》，大家一致推荐主人石崇为诗集作序，就这样，石崇留下轰动一时的《金谷诗序》。

而58年后的王羲之来了一场对石崇金谷宴集的拷贝，在雅集办完后他得知人们把《兰亭集序》和《金谷诗序》并列，认为他和石崇相当的时候，内心很是高兴。（《世说新语·企美》：“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故石崇，甚有欣色。”）如今更甚者，我们用上香、开笔、还原曲水流觞来祭拜王羲之，右军将军当更是有欣色吧。但是，我们反过来也会想：为什么我们并不把石崇金谷宴集的豪奢挂在明面上来推崇？是这种豪奢与场面缺少了文人聚会的情致，还是怕石崇的多金土豪挑战了雅集的风雅？这也正是为什么“‘金谷’名在先，‘兰亭’声于后”的答案吗？

当然，喧嚣是场面事最不可缺少的元素，热闹才显得不冷清，就像很多婚礼滋生出来的雇佣伴娘、伴郎、群演明码标价的生意，这些人谁是真正的祝福，抑或本就是利益关系，场面越不尴尬，则是心知肚明的事。所以，古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我们应当思考雅集最本质的意义——至少不在于露脸，不在于豪奢与场面，不在于热闹。雅集若少了“雅”，才就不是雅集了吧？就像当年的园林，总要有文化的核心，才把白花花的银子转变成清雅而不俗的文化遗产。

其实，在追慕与举办艺术这件事情上，也没有谁非要厚古薄今，而能提及的遗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似乎也是在期待更好的雅集，更好的怀念，更好的期待自己心中的那个王羲之，更好的期待中国书法的未来和更好的自己。因为，谁都清楚：有一份天真就有一份灵性，添一份世故就添一份狡狴——狡狴也有用，但跟艺术没关系。

每年绍兴山阴这场喧闹的“曲水流觞”之后，在弯曲的小溪流边背景墙上文征明的那幅只画了11个人的《兰亭修禊图》，是否在静静地回味1600多年前的那场不喧嚣但同样美好的清醒……

书坛传真

“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获评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

本报讯 4月20日，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前光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会见了由中国文联推荐并荣获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的代表。由中国书协等单位共同组织实施的“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获评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4月3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公布了“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先进典型名单。在此次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推荐活动中，由中国文联推荐的“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获得“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全国文联系统和文艺界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闫敏）

“轻与重：肖文飞书法作品展”中国美术馆举办

本报讯（记者丛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轻与重：肖文飞作品展”于4月25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共展出肖文飞近30件作品，大到丈二巨幅，小到尺寸小品，涉及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肖文飞从“理”出发，碑帖融合，大开大合，节，爽利磊落，结体用笔。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学术部主任，肖文飞在注重创作实践的同时，也注重书法的学术研究。曾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出版《东方艺术·书法》的编辑出版工作40余年，多次主持组织策划书法学术论坛，编辑出版《简帛书法研究》《晋唐楷书研究》《秦汉篆隶研究》等丛书。据悉，展览将持续到5月6日。